傃麓堂集

條麓堂集卷之八

奏疏

辛未謝病第一疏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張某謹奏為患病不能供職乞恩回籍調理事臣本河曲鄙儒傳習章句偶緣科第徼冒清班歲月滋深消塵靡效恭遇皇上龍飛弘開經幄猥以末技獲侍講讀荐被恩私遂階今職草茅始願殊不及此誓畢竭此生仰酬高厚臣之心也臣蒲柳之姿受氣甚淺升勺之器逾量則溢今歲六七月間偶因傷足寢處床簀將護不密延為風濕所搏筋骨拘

攣幾成瘻廢延醫調治稍能步立時迨秋仲講筵載啓
追隨諸臣勉強供事不敢以疾請茲奉明命入冬暫輟
講讀臣之前患積深加以寒氣外逼自膝至踝焮腫楚
痛步履艱蹇食寢俱妨療理百方茫無效驗諸醫皆謂
病在脉絡非旬月所可愈而臣職佐銓衡又一日不可
曠是以展轉圖惟不得不仰鳴于君父之前也伏望聖
慈特垂矜憫將臣放歸田里使得一意近醫藥自輔魚
鳥之性既獲遂于林池犬馬之年或未塡于溝壑則臣
之遭際生全莫非大造含弘之賜矣臣無任殞越悚懼
懇切乞恩之至

第二疏

謹奏爲疾勢深痼再乞天恩俯容回籍養病事先該臣
奏爲患病不能供職乞恩回籍調理事伏奉聖旨准暫
調理痊可即出供職吏部知道欽此臣聞命自天感激
隕涕竊念臣章句陋儒行能無取荷蒙皇上棄短錄瑕
置之經幄陪奉清光荐叨渥寵臣之檢束酬知感激思
報有倍萬恒情者故自夏秋罹病以來勉強心力蹣跚
供事次且進退不敢遽以疾請旦夕希冀猶庶其有瘳
爾乃茲涉秋歷冬病苦益甚職務曠廢行立俱妨雖復
欲如前日勉強支持有不可得萬不獲已乃敢哀祈伏

蒙聖慈不即放免令其在任調理大造含容不遺小物臣非土石豈肯自外生成顧抱病三時形神困悴循衿自忖決非旬日可瘳若復拘牽職任于心終竊未安用敢不避至再之煩仰叩蓋高之聽伏望聖慈俯鑒危苦至情將臣放歸田里就便醫藥卻餘年可保當永隨擊壤之民衆朝露先零亦獲遂首丘之願矣臣無任悚懼懇切之至

第三疏

謹奏爲爲恭陳謝悃終乞天恩俯容回籍養病事先該臣爲患病不能供職奏乞回籍調理奉聖旨准暫調理痊

可即出供職續蒙欽賜猪羊米酒瓜茄等物臣祇領殊
恩感激流涕竊念臣本無行能亦鮮學術遭際熈運荐
叨渥寵力小任重福過災生偶有顛撲微傷遂成觔骨
深症步履不便職務多緊置散投閒寔其本分伏蒙皇
上采葑菲之下體惜蒯菅之舊物不忍棄捐勉令調攝
溫綸異數駭耀觀聽臣誠刺心刻骨思效驅馳摩頂放
踵無所係吝延求醫療冀獲少愈經今文復旬日膏餌
備試微效鮮覩寒沍漸烈痛楚滋劇夫以臣寡薄無似
之人而據崇顯非分之地抱拘攣難已之疾而懷夙夜
不寧之心此所以歷日益深而為患益甚也伏望聖慈

鑒臣至情特賜放歸田里使臣解釋職務就便醫藥倘形骸幸保濃壑未填終始生全之仁沒齒有永戴矣臣煩冒天聽無任悚懼之至

壬申辭徵命第一疏

原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張某謹奏爲宿疾未平懇乞天恩辭免新命事准吏部咨該巡撫山西都御史楊綵題稱病痊大臣乞亟賜起用事奉聖旨看以本官協理詹事府事便行取來京吏部知道臣聞命自天感激隕涕臣于昨歲十月因感患脛症再疏乞歸荷蒙皇仁天覆准其回籍調理抵今僅三月耳仰惟皇上

矜念舊物在遠不遺一聞撫臣之言遽下召還之命陪貳天部復其舊班協理東朝寵以新任曠恩特典迥異尋常臣何人斯乃有斯遇使臣誠宿累盡祛步履如常即當闕命載馳星言赴闕勉效涓埃仰酬覆載此臣之義亦臣之心也緣臣禀受脆薄幼多疾疢始頗自以為不逮今日比因犬馬之齒既長而外句之量又逾兢兢檢攝幸免内患不意一肢失護橫為客邪所侵初在皮膚恬不知慮遂致浸淫脉絡搏于骨節得請西歸延醫診視咸謂初感雖微日久寖錮既非腑臟内病可以湯液滋榮又非瘍疽外發可以鍼砭取效但須寧神定志

節慎出入日漸月摩聽其自愈不宜輕有舉動將使爲
患益深臣方杜門謝客務爲靜攝怨捧溫綸震越無措
深惟聖恩高厚苟能勉強仰荅無容自惜但內循病狀
炊腫猶昔舉趾蹁躚豈容重爲班行之玷況當聖明在
御賢俊森列亮工展采不患無人而何有于此章句末
儒將羸癈物也伏望聖慈鑒臣至款特收成命臣仍
在籓調理倘蒲柳餘生果獲培其易零之性將桑榆末
景猶可攄其未盡之忠臣瞻望闕廷無任懇切屏營之
至

第二疏

謹奏為再乞天恩辭免新命事臣先因感患足疾不便
供職乞恩回籍調理隨奉召命令臣以原職協理詹事
府事臣即具疏控辭候旨間蒙恩為東宮出閣以臣充
侍班官續得旨着臣遵旨前來供職吏部先後移咨到
臣臣感激天恩謹焚香望闕叩頭恭謝義當罄竭此生
仰荅鴻造然臣竊自循省行能薄劣學術短淺叨荷聖
明特達知遇拔置經幄授之銓貳尸素有時藐無寸補
則臣之不足任使亦既明矣矧茲聖謨弘遠燕翼貽厥
輔德青宮寔資端碩故科部諸臣拳拳建議謂宜妙簡
宮僚須極一時之選誠慎之也如臣碌碌循常守職尚

不如人若復冒厠清班以黷隆典將天下其謂臣何皇
上念臣侍從日久察其朴忠在遠不遺寵命隆異顧臣
自知甚審誠恐日後驅馳不効有傷陛下知人之明是
以聞命彷徨次且累日不敢不昧死陳于君父之前也
臣前所患足疾迄今猶妨動履伏望聖慈特收成命俾
臣仍在籍調理前疾另選名德表儀黌學則我皇上念
舊之仁器使之義邁古帝王萬萬矣臣抵冒天威無任
悚懼懇祈之至

第三疏

謹奏爲懇乞天恩俯免徵命以謝人言事臣告病里居

近蒙聖恩着以原職協理詹事府事臣即具疏控辭未
奉命旨續准部咨蒙恩以臣充東宮侍班官臣再具疏
辭候旨間忽接邸報戶科給事中曹大埜疏詆臣納賄
大學士高拱營求起用臣無任駭愕不知言之所自臣
于去歲夏中感患脛瘍入秋猶妨動履供事講幄雖極
力矜持進趨終屬未便此聖明洞鑒豈敢餙說迨冬講
筵既停臣遂再疏祈恩回籍調理使臣誠貪冒榮利即
忍此末疾勉強朝夕亦可苟祿何乃固求閑退既已得
請而復行重賄以要求之無亦謬戾不情之甚乎伏惟
東宮出閣侍班講讀例用儒臣臣叨列詞館積有歲年

是以輔臣遵例循資以臣備數即如今東宮侍班四人資深于臣者一人資淺于臣者二人以才德論臣誠為不稱以詞臣資叙論則臣未嘗踰冒也況臣原日侍皇上講讀蒙恩予告旋膺召命以之侍東朝講班乃爾湏汲汲以賄求耶且往歲皇上不以臣為不肖俾貳吏部獲與大學士高拱同事銓選拱感荷知遇矢心圖報凖同臣等務秉公直杜絕夤緣斥汰贓賄故一時中外臣工多兢兢奉法修舉實政此士大夫所共覩識者若臣果不自愛惜非禮求進拱嫉惡最甚方將推而遠之不暇而肯引以自近乎此其事理明甚無庸深辯第念臣

行能本劣學術又跡雖有硜硜自守之心殊無表表可
見之節以故物望不孚訛言沓至覔乘招侮理有宜然
伏望聖慈收回成命將臣特賜罷免使全微尚以保晚
節則臣荷我皇上終始曲成之仁與覆載同其高厚也
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自陳疏

原任掌詹事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張某
謹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嚴新政事臣自原籍山
西蒲州赴京中途接得邸報内開六月二十七日吏部
都察院欽奉聖諭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俱着自陳

欽此竊伏自念臣本一介寒陋行能無取往以文字末
技叨廁詞垣積有歲時靡效尺寸荐歷通顯益覺曠瘝
頃緣末疾乞休寔惟循分知止玆遇聖皇御極萬彙一
新澄汰庶僚肅清政紀如臣庸陋豈宜復玷班行伏望
聖明將臣特賜罷免以警不任庶幾群賢益勸而新政
為有裨矣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得告謝恩疏

掌詹事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張𡼲謹奏
為感激天恩恭陳謝悃事近該臣因宿疾增劇乞恩放
歸田里伏奉聖旨張𡼲既有疾准回籍調理伊係先朝

日講官著馳驛去欽此 臣 聞命感激震驚失措伏念臣受才本劣賦分甚奇始叨世廟作養儲之詞林繼荷先皇拔擢置之經幄恩恣溢量菑疢早膺雖犬馬之齒尚在中歲而蒲柳之質悴于先秋心未盡則思酬力不能而知止愛瀝私願仰懇宸慈伏遇我皇上天植至仁日嚴繼孝育物擴有容之度錫類永不匱之思聯慈闈之微材溥以蓋帷之渥澤榮逾晝錦寵借春綸 臣 負識難勝報稱曷地倘林泉之獲息或濤壑之未填誓當纂述聞見備昭代之一經歌詠遭逢祝聖人之萬壽 臣 無任感戴悚慄之至

甲戌辭召命疏

原任掌詹事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張[illegible]謹奏為欽承召命感謝天恩兼陳辭悃事准吏部咨該内閣題奉欽依令臣以原官掌理詹事府事充世宗皇帝實録副總裁官專管纂修臣聞命自天感激涕泣謹焚香望闕叩頭恭謝外伏念臣秉性最愚賦命奇蹇徙以文學承乏猥玷華階荐歷歲月微資遂叨顯秩蝦稱何有懋績已迹既德不厭于衆心而身復嬰于多病蒙恩予告倏爾三秋引首瞻天邈焉萬里自謂江湖疏賤之迹永違木天清切之班詎意聖明仰加存念既[illegible][illegible]

典宮端之舊且申命以史局之榮戴地覆天難以名狀摩頂放踵莫可仰酬玆固恩重于賜環而義不容于俟駕者也但臣自思念行能薄劣不足以表率宮僚問學空疎不足以發揮帝德庸材受任寔惟臣經循分知止是乃天道臣若貪戀寵榮不揣涯量遽爾叨冒必致隕顛不惟孤負恩私亦且增羞靈爽臣是以拊心彷徨不敢不陳于君父之前也伏望皇上俯鑒愚誠勉收成命俾臣仍以原職致任里居則臣摛藻而侍天庭雖不獲遊鄒枚之列擊壤而歌帝力亦不失為堯舜之民矣臣無任祈懇屏營之至

乙亥自陳疏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張英謹

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肅重典事該吏部題奉欽

依內閣今當六年京官考察之期四品以上例該自陳

臣自惟賦質最凡無它奇節祗以文字末技濫厠侍從

清班閱歷歲時荐致華顯頃年以疾在告寔惟引分自

甘伏蒙聖慈不棄幽陋追憶菅蒯弱系葑菲使此江湖

疏逖之蹤復照承明著作之列國史重任專委纂修臣

感荷殊恩勉圖報效洎歷雖細祈贊高深頂踵可捐無

復惜恡此臣之分亦臣之心也第以譾綿材微取之易

竭蒲栁質脆未老先衰臨事多忘含毫即倦冀以勒成
一代綦隆之典永為萬年傳信之書非其任矣且臣两
紀立朝絲毫無補髫年學道五十無聞自知甚明僥冒
已過伏望皇上將臣特賜罷斥以章綜核之政俾百工
庶尹知不肖鰥官雖近臣不能逃于顯罰皆將争自濯
磨奮庸展采其于治化不為無少補矣臣愚不勝惶悚
待罪之至

入閣辭疏

謹奏為懇乞天恩辭免非常恩命事准吏部咨該少師
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等題奉

聖旨張某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着隨元輔等在
内閣辦事吏部知道欽此臣聞命自天惶懼失措竊惟
内閣之任寔古丞弼之司所以股肱一人儀刑百辟非
有弘毅端靖之度不足以幹運化樞非有通明密察之
才不足以綜括機務我皇上應運紹基勵精圖治委政
賢哲專任責成是以綱紀肅清法守恪慎蠻夷率服方
隅宴寧此得人之明驗也若如臣者行能凡劣學術淺
蹤徒以章句鉛槧之技獲厕文學侍從之班積有歲年
荐歷通顯守身不慎為人所猜省咎投閒寔其本分謂
且沒齒無復致身乃不意曲軫皇慈矜念小物召自遐

遠付以編摩臣誠感戴洪仁真同再造誓竭鐵線之用
仰酬型治之恩猶鰓鰓焉懼不逮也至于密勿要地治
化本源非特才德有所未堪寔亦夢寐之所不及乃蒙
我皇上俯循輔臣之請錄其悃朴之愚特旨渙頒不次
見拔既陟以常伯之峻秩復畀以秘閣之華階臣沐寵
則深自知甚審斗筲之器所受有涯駑下之足豈堪致
遠過爾叨冒必致顛隮不惟失人臣自靖之宜抑恐負
聖主知人之哲是以欲進趑趄循躬跼蹐而不敢僥倖
誤恩處所非據也伏望聖慈收回成命容臣仍以原職
效勞史館假以時月責其成事使臣得緣分自效黽勉

夙夜以終先朝所未竟之典庶臣職可無曠而心可自安矣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乞申飭史職疏

具官臣某等謹題為懇乞申飭史職以光新政事准禮部行文該本部題覆翰林院編脩張位奏前事議照裁定史職係閣臣題請合候命下行文內閣查照本官奏內事理將一應合行事宜詳行議擬上請等因題奉欽依行文到閣臣等欽遵議得國初設起居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

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畧即如邇者纂
修世宗皇帝穆宗皇帝實錄 臣等職在總裁一切編纂
事宜俱遵先朝故事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隱
括成編至于伏前注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
無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訪
輯又恐失實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二
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廢而
不講之所致也矧我皇上以睿聖御極光被四表文明
淵塞超越古昔善政鴻猷班班可述類非章疏所能盡
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闡盛美垂法無極所據申明

史職光復祖制以備一代令典在于今日委不可缺臣等祇奉明命仰稽典憲參酌時宜謹將一應合行事件逐條詳列于後伏乞宸斷恵賜施行謹題請旨

計開

一考禮儀定式凡遇常朝紀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于觀聽是即古螭頭載筆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充侍班官是即古隨仗入直紀事之意合行修復祖制今後但遇常朝御皇極門用史官四員列于東班稍上各科給事中之前午朝御會極門用史官二員列于御座東稍南專一記注言動其遇郊祀耕籍幸學大閱諸大典禮亦用史官

四員侍班隨衆紀錄其召見臣下若朝堂公見史官二
員侍班如洪武儀至于不時宣召及大臣秘殿獨對者
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對大臣自紀聖諭
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詮次其經筵日講諸臣既皆史
官宜每日輪一人記注起居不必另用侍班　一時
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是以宋有諸司供報史館之
制國初日曆之記其制當亦如此今宜查復舊規除內
閣題稿并所藏諭札詔勅等項臣等令兩房官員錄送
史館外仍行令六部等衙門凡論奏題覆疏上即錄副
一通其南京併在外衙門官員諸色人等所上章疏科

抄到部即錄副一通俱送閣轉發史館紅本下科該科
具寫旨意揭帖一本送閣轉發史館至于欽天監天文
占候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月開報其錄副不必如
副本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紙高低以尺爲度容行楷
書疏爲一卷不論疏數多寡併用一封簡釘絨送入

一逐日紀載所貴詳備諸司章奏浩繁須分曹並纂
方免遺失所據直日史官臣等擬每日輪日講官一員
專記起居兼錄論札詔勑冊文等及內閣題稿留中章
疏其六曹章奏選年深史官六員分爲二班人纂二曹
每月一代其分曹之法須以繁簡相配吏禮一戶刑一

兵工一如其日繁簡頓殊不妨通融協纂　一今次紀錄以皇上起居為重其他事務亦以備異日之考索俟後人之刪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莊體式有宣諭直書聖語御札詔勅等項備錄本文若諸司奏報一應事體除瑣屑無用文義難通若稍加刪竄潤色外其餘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無致混淆其或章奏之外別有事蹟可垂勸戒者如果見聞真確亦許據實備書但不得輕聽訛言有妨傳信　一東西十館原係史臣編校之所密邇朝堂紀述為便今次合用

東館近上四所令直日史臣四員分居其中一起居二
吏禮三戶刑四兵工除典守謄録人役隨同供事外一
應閑襍人等不許擅入其該館合用紙劄筆墨酒飯等
項俱照纂修例分給　一國史古稱為金匱石室之
書蓋欲收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倣此意月置一小
櫃歲置一大櫃俱安放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史館編完
草稿裝為七冊一冊為起居附以諭札等項六冊為六
曹事蹟俱于冊面明白開寫仍書年月史官姓名該日
等驗訖即入小櫃標記封鎖歲終臣等題請令禮部都
察院翰林院掌印官公同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統

用禮部都察院翰林院印信摽記封鎻臣等仍用文淵
閣印信摽護之永不開視　一史館紀錄所用謄錄
典守官吏臣等擬將見在史館謄錄官選取勤謹善書
者四員專謄秘密文字行吏部選撥善書貼吏十二名
專寫六曹章牘撥當該吏四名專管文冊及朝夕啓閉
館門常川供事　一自皇上踐祚今且三歷歲朝兹
者曠典修復盛德大業將來不患無述其二年以前言
動起居與夫諸大政令皆諸臣耳目習所聞覩相應追
書謹錄以傳萬世臣等擬令日講官自每日輪記起居
一員仍用一員史官三員照前供事外餘三員暫不更

督俱常川在館將二年以前初政并力編纂務期詳贍以光盛典俟補完之日方俱依前擬定規制行

乞重修會典疏

謹題為重修大明會典事准禮部手本該禮科給事中林景暘等具題前事本部覆稱我朝大明會典一書即唐宋六典會要之遺意以昭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成憲至精至當顧其為書成于弘治之末年至今代更四聖歲踰六紀典章法度不無損益異同其條貫散見于簡冊卷牘之間凡百有司艱于考據諸所援附鮮有定畫以致論議煩滋法令數易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

甚非所以定國是而一人心也嘉靖年間世宗皇帝嘗
命儒臣續修會典自弘治十五年至嘉靖二十八年而
止未經頒布隆慶二年都御史孫應鰲請彙輯嘉靖事
例附入會典今給事中林景暘等復申前請夫于政理
有裨合候實錄進呈畢日另行題請開館掄選儒臣分
局纂修仍先行文各該衙門選委司屬將節年題准見
行事例分類編集呈送堂上官校勘明白候開館之日
送入史館以備采擇等因萬曆二年五月初四日奉聖
旨是欽此欽遵手本到閣經今已逾二年照得穆宗皇
帝實錄進呈已久世宗皇帝實錄目今編纂已完臣等

刪潤功亦將畢催督繕寫計歲終可以進呈所有編纂諸臣在館閒暇前項欽奉明旨續修會典一節委係昭揭祖制齊一法守重務相應及時舉行合候命下容臣等查照弘治嘉靖年間事例擇日開館選官分局作急纂輯仍行文各該衙門照依禮部題准事理各將本衙門見行事例委官編輯送館其一應合行事宜及合用官員職名容臣等陸續開具奏聞謹題請旨

丁丑陞秩辭疏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臣張某謹奏為懇乞天恩辭免加陞崇秩事伏蒙皇上以皇祖實錄纂完特降手勅

加恩監修總裁諸臣陸臣其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
士餘官如舊陟峻春宮昇華秘閣人臣極品儒者至榮
顧臣何人豈能勝此臣本一介寒賤行能薄劣向蒙皇
祖甄錄叨侍近班日月光華雖幸得于親見天地廣大
實未易以名言迨夫末命既揚史局紀信臣嘗備員纂
述猶未引其緒端尋罹釁愆跧伏田里仰蒙皇上悲憫
念舊召自僻遠付以校裁之任曾不浹歲復膺簡命參
與政機消埃之效未輸高厚之施荐被力微任鉅瘝曠
寔多朝夕兢兢方虞罪譴豈期聖慈曲軫復頒渥恩竊
惟程庸而命賞者明王馭臣之術量能而受任者人臣

自請之義臣自知甚明儌冒已過洸玆大典督勵裁成功寔資于群力臣尸素中書勞無百一顧乃特承懋賞之典光顯隆異此臣所以捫心增怍得寵若驚屏營而不能已也伏望皇上鑒臣微誠收回成命俾臣仍以舊銜勉供職業庶臣犬馬之心得以自安杯盂之量免致盈溢臣無任感激懇祈之至

星變自陳疏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張某謹奏為遵旨自陳不職乞賜罷免以肅臣工事該吏部等衙門以玄象示異覆題考察事理節奉聖旨是四品以上京

堂官俱着自陳欽此 臣 惟我皇上克謹天戒將振勵臣工修常憲以應之乾乾惕若之誠可謂至矣然應天貴于以實治道去其泰甚百司庶府雖曰同代天工而展采錯事各有司存縱或不職所關猶細至寀勿重地參與化幾一人資之為丞弼百揆賴之以平章一或參匪其人其為瘝官蠹政有非職專一事者比于和召變莫鉅于此是以周官燮理之任漢制災異之免咸于三公焉歸之良有謂也 臣 本草茅疵賤行能薄劣頃歲負釁里居自甘終棄荷蒙我皇上矜念舊物不遺遐遠錄召來畀擢置政本 臣 誠感激非常恩遇不自揣量期以塵

露之微仰裨海嶽苟有益于國家當無惜于頂踵臣之顧也夫何任逾其量才不副心自拜命以來于茲三年矣上之不能矢謨抒悃仰贊聖聰下之不能協慮吐奇裨乂政理優游卒歲越致崇階倖冐則多報稱何有是臣之不稱冐司章章著矣蓋舉千斤之重然後屢懦者知不能勝也涉萬里之途然後躄𤾠者知不能前也臣區區受事圖效之初心至是而自審其力之不足也已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之義也稽勞課能以别殿最政之經也故雖散佚末官苟不稱職必黜而况具瞻之任顧容不肖者冐焉尸之氣象之所由興將不在是與

伏望皇上念輔臣關係之匪輕察臣愚自知之不誣將臣特賜罷免別選材賢以充任使庶幾物還其分官惟其人應天不為彌文而群工競奮矣臣無任悚懼待罪之至

戊寅辭恩命疏

謹奏為披瀝悃誠辭免非常恩命事准吏部咨節奉手勅朕大婚禮成內閣輔臣忠勞茂著宜加特恩次輔其加少保進兼武英殿大學士餘官照舊仍廕一子中書舍人欽此臣聞命自天感激踧踖莫知攸措竊惟三孤為貳公弘化之官殿直乃邃密高華之職至于延世懋

賞中舍清階在朝廷悉特異之恩非功不授在臣子皆希有之遇得一為榮顧臣何人而克堪此拊躬循分寔切悚惶臣本章句陋儒蓬蘿賤士行能無取意望甚微頃遇皇上曆聖膺圖旁求俊乂誤以埏埴末品參列尚司分頋既逾伎倆有限糜祿且及三載責效未有毫絲朝夕兢兢方懼罪尤之不免也茲者伏遇皇上嘉禮告成祚綿宗社臣欣幸踴躍寔與普天同慶功何有焉乃蒙聖慈猥頒異寵震曜稠疊超越常格蓋在昔人臣雖有崇德茂功所不能備者臣皆兼而有焉賞不當功人將安勸享逾其量鬼神且將瞯之是以臣得寵若驚魂

恇營而不定也伏望聖明鑒臣愚悃收回成命俾臣仍以舊職勉供任使臣當夙夜孜孜策勵駑鈍並輸塵露萬一用贖瘝曠臣之願也臣之幸也臣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庚辰患病謝恩疏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張英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伏蒙聖恩以臣患病在告遣乾清宮答應俾子劉朝欽賜豬羊酒米瓜茄至臣私宅臣困臥床榻伏枕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猥荷恩私叨塵政地無事而食已慚螢爝之無裨惟疾之憂更荷鴻慈之罔極

醴醢出上方之珍具牲牢分天厨之豐庖爰正席以先嘗疑沉痾之已去蒲柳有幸儻獲長育于神功桑榆可圖永誓報酬于大造臣無任感激天恩之至

第二疏

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伏蒙聖恩欽遣太醫院院判沈紹來視臣疾臣理身不慎驟犯宿痾步履既妨職務遂曠陳情請告方虞罪愆乃蒙聖慈曲加軫念恤賫安用至煩蒼牧之勤綸蔄非材過叨雨露之潤臣誠不勝感激天恩之至

考滿謝恩疏

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以臣歷

從一品俸三年考滿欽遣答應牌子 郭朝頒賜原封鈔

二千貫羊一隻酒十瓶寶楮煒煌牲醪豐苾分天庖之

上品出玉府之珍藏自省瘝官何當異數素餐湜媿重

承推食之仁覆餗為憂更荷分財之惠無能稱塞徒切

捐糜臣謹于私宅焚香叩頭祇領訖不勝感戴天恩之

至

庚辰辭陞秩疏

謹奏為披瀝悃誠辭免加恩殊典事准吏部咨伏承聖

旨張其簡任密勿協贊忠勤茲一品滿考勞績茂著著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餘官照舊仍廕一子入監讀書照新銜給與誥命欽此臣聞命自天神魂震越竊自循省無任悚慚臣本遐荒賤儒江湖遠跡遭際聖明御曆作新化理洗滌瑕釁拔置政樞亦思少罄涓塵仰裨高厚顧以知識短淺學術拙疎奮力負山不任其重螢爝向日何有于明蔭再歲時靡效尺寸玆以一品三年考滿分當黜幽仰蒙聖慈天覆俾之復職已屬過望詎意曠恩猥及異數特頒清秩第階同時兼進漏澤悖及先世延賞遂于後人此在錄忠報勞亦為過則矧臣無功有罪豈敢冒承仰惟皇上方勵百工循名責實將以修

舉舊典興建太平要在功罪不淆賞罰無一故近臣不以親暱要榮則遠方承德矣大臣不以薄德厚享則小吏向風矣伏望斷自聖心收回成命俾臣仍以舊銜供職臣雖伎倆有限無所著其勞績然不至淆我皇上綜覈之政平明之典庶得安心自勵勉圖末效冀仰副知遇之萬一于方來耳臣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辛巳京察自陳疏

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張某謹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免以公大典事臣惟六年考察之典所以審官辨才簡汰不職必小大遠近黜陟臧否

一出之以大公然後人心可得而服也苟徒致詳于其
小且遠者而濶畧于其大且近者則非皇極蕩平之道
而不足為人所勸懲矣臣以庸愚不類之材而荷聖明
特達之遇倏冒三事荏苒六年恩深寵厚雖懷欲報之
心枝短力綿終鮮可見之節矧自近年以來災疾糾纒
形神困憊蒲柳之姿已成凋廢駑駘之足莫可鞭策朝
夕左右聖明固已稔見而洞察之矣仰惟皇上自踐祚
以來留心化理用人行政務協至公方今諸臣之中稱
倖位不職莫先于臣者伏望聖斷將臣特賜罷免別選
忠賢以資輔理大明黜陟之公肅百工而儆有位庶考

祭之典不為徒舉耳臣無任悚懼待罪之至

論免房稅疏

謹題今日蒙發下順天府一本該文書官李興守票進覽又該文書官王禄仍將前本到閣口傳聖諭着將房稅豁免令臣等改票臣等看得本内所稱畿民困累事端甚多其廢置始末及應合行止俱在各經該衙門至于疫癘盛行人死甚衆乃聖心所特軫者故將施藥賑灾二件擬令禮部查行其餘俱該衙門知道俟其議覆請旨施行其房稅一節臣等亦聞民間頗稱煩擾但典賣田宅印契納稅原係典制天下通行不特京師為然

先前法紀不張民間習于欺隱往往漏報近年始查覆舊規非是新增中間有司督催嚴急吏胥乘而侵索或為民擾有之今蒙聖諭臣等當傳令戶部酌議寬減申嚴禁約題覆然後裁以聖斷方于政體為安伏候聖裁

壬午辭恩命疏

具官臣張某等謹奏為披瀝悃誠辭免殊常恩命事准吏兵二部咨欽奉勑諭吏兵二部茲以遼左奇功內閣輔臣可特加恩元輔張某進太師原廕伊男與做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次輔張某加兼太子太師仍廕一子與做錦衣衛世襲百戶申某加太子太保餘官俱照舊

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欽此臣等聞命自天感激震
越循分揆義竊有未安用敢輙攄悃衷僭瀆天聽仰惟
我皇上以聖神御極臣等待罪密勿職在贊襄雖夙夜
孜孜不敢不勉竭心力顧技能短淺實于聖治無能仰
裨萬一乃其忝冒寵光沾濡恩賚則既崇且渥矣茲者
東鎮誅翦兇酋伸威域外旃裘喪膽疆埸敉寧此皆我
皇上聖武布昭威靈震赫而該鎮將吏協力齊心宣忠
效勇之所致也臣等幸依日月獲覩奇勛慶忭則多尺
寸銜有願又特承聖眷猥頒懋恩異等竊階逾越涯分
夫非望之福無功之賞不度而受必致顛隮臣等誠跼

跡徬徨莫知攸措伏望聖慈俯鑒愚誠收回成命俾臣等仍舊供職勉圖報稱則不惟微分獲安即朝廷賞功大典亦不至于倖且濫矣臣等干冒天威無任戰慄祈請之至

條麓堂集卷之九

奏疏

壬午謝病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張四維謹奏爲衰劣不堪重任懇乞聖明俯容休致以全晚節事

臣本一介草茅行能薄劣猥以文字末技獲廁清班歷歴歲月荐躋華顯曩奉先帝講幄以疾在告恭遇聖明御極圖任舊人召自遐遠俾參密勿臣感激非常知遇竊不自量亦思勉效涓塵仰裨海嶽顧其伎倆有限驅策不前碌碌班行荏苒八年于茲矣加以蒲柳易衰犿

勺逾量形衰神耗羸病侵尋月耗耳聾怔忡困頓此同事諸臣所共知者居常尚苦不支矧復冒膺事任譬則懦夫而舉百斤跛鱉而致千里其將能濟乎臣若不循分量力早自引退以至僨事曠職愆繆叢積臣之罪譴所不敢辭其如國事何伏望聖慈鑒臣言出衷悃察臣非有矯飾特賜允從俾容休致倘臣犬馬餘年未即塡于溝壑則終始生全之至仁永戴靡極矣

壬午謝人言第一疏

謹奏為感激天恩恭攄謝悃兼陳衰劣不堪重任乞賜罷免以全晚節事臣昨早將進閣忽聞御史曹一夔有

驗劾臣臣即詣閣私宅席藁伏候嚴譴閤今日文書官
孫斌恭捧聖諭一道至臣私宅諭元輔御史曹一夔一
本論王國光及卿其王國光欺肆卿亦未知朕亦不信
卿宜安心佐理不必介意本留中欽此臣謹望闕叩頭
沭手捧誦恩出望外震悚感激莫知攸措伏念臣賦性
鈍直學術短淺備員丞弼忝為𥨸羅訾叢積輔理無
狀以致言官論列負乘致寇理有固然伏荷聖仁天覆
念其朝夕左右不忍遽加揮斥特降溫綸諒其朴愚非
敢恣肆勉令安心佐理臣感戴恩知不覺隕涕夫曾參
殺人慈母投杼訛言朋興雖母子至親不能相信如此

今臣一介寒賤微若蝼蟻乃承日月照臨洞察譾搆畧
不爲之少動是臣荷聖明特達之知乃孝子不能得之
于慈母者臣感荷恩遇千載一時義當殫竭心力以圖
報塞摩頂放踵豈容自愲第臣反覆省循有未敢冐昧
承恩者盖皇上所以畧臣往過將以冀來功也臣斤兩
有定伎倆已竭必使鞭策求前必不能加于往昔况臣
蒲柳之質日漸衰朽目眊耳聾齒揺氣怯自膺事任寢
食頓減既深誤國之虞兼有憂生之慮久擬乞休趑趄
未果此同事諸臣所共見知非敢飾說也臺臣所指臣
不知其詳若言欺肆則臣誠不敢若言庸曠則臣綽有

餘苟不内自審量久冒重任必且上負恩私下干公議臣雖萬死不足恤其如國事何伏望聖慈察臣言出悃誠非由矯飾矜其衰困放歸田里倘臣犬馬餘年未即塡于溝壑尚當與鄉鄰父老歌詠太平以共祝聖壽于萬年也臣無任感激戰懼之至

第二䟽

謹奏為披瀝愚誠再乞天恩矜憐衰疾俯容休致事臣庸劣不職致干物議仰荷聖慈鑒貸恩綸諭留臣具䟽仰謝兼乞罷免伏奉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輔政年久勤誠端亮精力未衰朕方切倚毗豈可遽以浮言

求去宜遵諭即出佐理不必介懷該部知道欽此臣聞命自天不勝感激不勝惶怍竊伏自念一介寒陋行能無可比數乃受聖明特達之知如此即粉身糜骨圖報萬一不惟臣分宜然亦臣心所甘也第臣賦命甚薄稟質素弱自幼多病服藥失宜遂傷真氣中年以後日漸衰頹伏自聖明拔置冢司將逾八載雖硜硜自守罔敢踰閑而碌碌無奇實鮮表樹曠官糜祿分當引退久矣緣乾坤覆載之施未能少酬犬馬驅馳之力猶可黽勉是以貪戀恩私未敢求便顧自本年夏來受事以來怔重既逾其量福過遂生其災精力不支形神困憊耳鳴

重聽目瞶生花夜多不眠日食頓減不惟幾務繁重心
恩罔于贊襄亦且禁庭咫尺步履艱于出入猶以慵夫
衆罔拙工司斤雖血指絶脉其將能有濟乎夫度材而
授任者聖主官人之哲量力而自止者人臣守身之義
臣前所以僥冒寵榮依違而不去者猶兾其有所為以
報主恩耳乃今樗櫟之材既不中用而蒲栁之質又已
早衰即聖明念惜蒯菅不忍遐捐使後覥顔就刻日滋
月引將益彰其虛曠而盈其罪譽耳又豈能有涓埃效
耶伏望聖明念國家之大計勿徒顧恤一臣之私特溥
洪慈將臣放歸田里臣獲解機務得就便安湆壑餘生

尚能茍延視息則未死之年皆皇仁所賜也臣不任懇
切仰祈之至
第三䟽
謹奏為衰疾委難供職三乞天恩亟賜放歸田里俯全
臣節事臣昨再䟽乞休具述輪菌之材既不中任使支
離之病又日漸深痼勢難勉留義當知止仰念聖明知
臣樸誠必加矜允矣今日復蒙聖旨鄉懇䟽乞休朕已
有旨慰留如何又有此奏勉出輔理以副朕懷不必再
辭吏部知道欽此仰惟天高聽卑區區一念螻蟻之私
無能仰達聞命徬徨莫知攸措夫皇上所以眷戀匪⿴

不聽臣去者蓋念臣隨侍日久不忍遽棄之耳第政本之地職務重大非器識之弘邁者不足以任替襄非才力之精徤者不足以資運量臣本以孱暗之資而加之以綿惙之病自任事以来雖黽勉自效而神竭形敝不支甚矣此不惟中外諸臣共知朝夕左右亦聖明所親見者臣豈敢飾説也若不及今引退將致瘝曠日深以至孤負恩私妨廢國事然後從而斥逐加焉則亦晚矣矧臣蒲栁之姿不禁霧露倘先狗馬填溝壑則求如今日生還抑又不可得也仰祈聖慈俯垂矜憫察臣懇請至三情出迫切特允休致則臣名節性命皆皇上所始

終保全臣歸而生固感恩于田里死亦感恩于重泉也
臣無任戰懼祈請之至

第四疏

謹奏為感激天恩自陳不職并乞矜宥言官以全國體
事臣昨三疏乞休伏奉聖旨卿輔政忠勤朕所倚任前
再有旨慰留豈可固求休致宜遵朕命即出贊理毋得
又有所陳吏部知道欽此夫以臣樸樕無用之材斗筲
鮮容之器其去其留譬則秉鴈飛集豈足為溟澥多寡
仰蒙聖慈矜憫慰留至于再三臣非木石豈不感恩臣
雖犬馬亦知戀主即當鞭策駑駘黽勉職業雖罄竭此

生瀝膽腸塗肝腦所不辭也緣開御史張問達有疏論
臣閒蒙私宅仰候嚴譴未敢即出今日傳邸報伏奉聖
旨元輔懇疏乞休已有旨慰留了張問達如何妄言瀆
擾本當重處姑從輕着降三級調外任再有奏擾的一
併重處該衙門知道臣聞命震悚感激跼蹐無任夫以
臣之淺劣參備喉舌力小任重委為不稱言官朝廷耳
目糾正官愚乃其職掌縱有謬誤亦在優容況臣之不
才自知甚審問達所言未為不當若因是遂加斥謫恐
阻臺臣敢言之氣而益重臣愚之罪矣伏望聖慈俯加
鑒察將臣特賜罷免以懲不職仍將問達復其原官以

竟倖假言官之美庶言路疏通而天工不致曠瘝矣臣無任感戴戰慄之至

癸未辯科舉事疏

臣張某等謹題今日蒙發下文書內有御史魏允貞一本條陳四事其第二款言科舉事詆猜臣等之子中式非公欲令迴避待臣等去位之後方許廷試臣等見之不勝駭怍竊惟科舉公典我朝原無輔臣之子迴避會試之例先朝若商輅之子良臣楊廷和之子慎謝遷之子丕費宏之子懋中近日若陳以勤之子于陛歷歷可數人不以為非公也若焦芳之子黃中翟鑾二子汝儉

汝孝進不以公誰能容之昨因輔臣張居正以欺肆猜罪言者爭訐其前時忿咎遂詆其三子登科皆非公舉皇上特以居正黨奸亂政併其子斥之殷鑒至明臣等雖愚豈肯甘蹈覆轍以自貽戾哉彼時若顧避形迹不令子弟入試可免今日譏忌但自信太過且自幼訓子教忠當其能仕而靳之非情也遂令入試亦謂中否未可必耳不意偶叨中式是以允貞有此奏列其所陳別事是非公私難逃聖明洞察其微意似欲陰傾臣等探試士意此一節則其明著者耳臣等伏念德薄行劣不足取信于人致詆爲圖上行私大負委任誠惶怍恐懼

萬死不足塞責伏望聖明俯加照察行令廠衛科道等衙門徧行體訪果有一毫行私實跡即將臣等置之重典以為重臣負國之戒緣允貞所奏干礙名節臣等既見義不得不汲汲白于君父之前臣等尚當各疏自陳席藁待罪謹先具題以聞

請告疏

謹奏為庸劣招疑不堪重任懇乞天恩放歸田里以明心迹事近該御史魏允貞條陳四事大陜追咎前任輔臣譏切時政除慎臺諫之選一款今方奉旨行取當如所議舉行務戰守之實一款蓋亦風聞一隅之說該部

循實議覈外其公文武之用嚴科舉之防二欵則干係
臣之職守名節臣不容以無辨自成祖建置內閣輔臣
贊理機務百司之事咸賴經畫累朝相承且二百年矣
當其時用人當行政公則輔臣之賢也當其時用人不
當行政不公則輔臣之不肖也祖宗列聖但視輔臣之
賢不肖而任用廢斥未嘗因輔臣之有不肖而遂廢其
職守亦未嘗因一人之不肖遂盡疑賢者而不之信任
也今以臣之不肖皇上使待罪內閣責以輔弼之任臣
感激知遇勉思效其庸駑仰酬萬一自當事以來日夕
惴惴惟恐一廢置之失宜一用舍之失當得罪公評尋

負恩遇百司之事與之審詳訂議靡敢少有玩忽不特吏兵二部為然然亦惟關係重大及事情緊要者爾至于經常庶務各有司存則惟任其自行已爾臣之精力有限安能一一與之然亦非政體也今因前臣行私而欲臣不與聞吏兵之事臣羸病之軀方困于酬酢諸司不給良獲優逸其如國家之事漫無統理將使主上日焦勞萬機與百司相酬應乎此臣之職守不容不辯也科舉之制惟才是取原不限于世類宋宰臣韓億四子皆登上第而絳維縝皆繼登台鼎人不以為疑也其一涉懷私若秦檜子熺為天下後世嗤笑至今安可誣耶

臣有五子而二子者向學臣自幼教之頗有成效故前
歲蒙大慶覃恩臣以第三子廕中書舍人今臣長子年
且三十餘攻苦半世始掇一第乃復疑其行私人亦不
幸而為輔臣之子也在前科場行私其為術豈不與愁
然未有不發露者耳目既衆掩護難周鬼神在傍降臨
孔赫臣誠不才素以不欺自勵而今乃以無影響之事
横為世情所猜陷于誣上行私雖萬死所不辭而不能
甘受此汚衊也此臣名節所關不容不辯也夫自古名
臣碩輔所以克宣主德彌成盛理者非徒以其材具優
也亦以其素履宿望為天下所信服故動而有效爲而

有成耳臣之庸劣無當無論在史局即恭密勿且十年所矣既無赫赫可瞻之德又無表表可見之節即允貞爲臣門士尚以見疑安能取信于天下哉是臣之不足任使其理甚明伏望聖慈察臣言出悃誠特賜骸骨放歸田里庶臣心迹可明得以安其不肖之分以銷不相信者之疑晚節保全不至終得罪于公議矣臣無任懇切戰慄之至

謝恩疏

具官臣張某等謹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初五日欽奉聖諭諭元輔等昨覽御史魏允貞條陳四事內言科舉

之防其閒疑識卿等允貞恣肆支言語多過當已着都
察院恭看卿等但事關政務照舊安心佐理不必介意
即出輔政以慰朕懷欽此該文書官孫斌恭捧到臣等
私第謹各焚香望闕叩頭祗領訖臣等不勝感激不勝
惶恐竊念臣等猥以庸劣服在樞機雖碌碌隨行夙夜
徒懈于曠職然硜硜守己步趨常戒于踰閑惟失志以
奉公敢營私而罔上頃緣賤息偶厠賢書遂致疑猜並
加譏詆方自虞于嚴譴乃更冒乎洪慈人言本過于吹
毛聖聽不移于投杼寢章渙錫頓生蔀屋之明勑使傳
宣共戴溫綸之重感深鏤骨義激捐軀祗服聖言敢不

安心而輔政勉修臣節終期沒齒以酬恩臣等無任激
切屏營之至

聞訃謝恩疏

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今丁
憂臣張居正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伏蒙皇上軫念臣父不
祿欽遣太監王祿恭捧聖諭一道諭元輔張先生覽二輔所
奏知卿父辭世十餘日了朕心甚悼雖人子孝心當盡
還宜節哀以慰朕懷以副衆望卿宜體之欽此到臣私
宅謹焚香望闕稽顙祗領訖臣不忠不孝獲罪于天不
自殞滅禍延臣父聞訃痛摧恨不即死仰蒙聖慈憫念

綸慰優隆臣捧誦涕零犬馬餘生死亡無日莫知為報

仰惟我皇上神明英斷作新庶政天下臣民咸訢訢仰

頌聖德非臣愚昧所能仰賛萬一今群正滿朝咸供任

使臣當遠離伏望聖慈憐簡才哲俾隨在閣二臣之後

協同輔理以慰中外人心臣不祥姓名不敢屢凟謹瀝

血謝恩輒陳愚悃哀感昏迷無任激切戰慄之至

第二疏

謹奏為感激殊常天恩恭陳謝悃事伏蒙皇上以臣聞

父喪欽賜賻儀銀三百兩紵絲六表裏新鈔一萬貫白

米二十石香油一百斤各樣薢香二十斤蠟燭五十對

麻布五十疋遣文書房官宋坤領給至臣私宅恭設香
案望闕叩頭祗領訖伏念臣一介寒賤遭際明聖備員
輔弼才識短淺愆咎叢積荷蒙皇上涵貸不加罪譴乃
鬼神弗祐降之酷罰延禍于親痛恨欲死重蒙聖慈軫
念寵頒恩賻殊數優禮在前所稀覯聽震驚咸以為人
臣哀遘豈臣么劣所能荷承苦塊餘息無能為報誓當
銜環結草以圖效于他生耳臣哀頓昏迷無任激切榮
感之至

第三疏

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今日伏蒙聖母仁聖懿安康靜皇

太后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各賜臣賻儀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新鈔一萬貫白米十石香油一百斤各樣碎香二十斤蠟燭五十對麻布三十疋遣內官監太監馮明等頒給至臣私宅臣謹叩首祇領訖伏念臣不忠不孝不自殞滅延禍于親仰屢聖母慈念恩賻寵頒禮數優隆前所希有臣震心駭目靡能承載匍匐苦塊惟有感激泣涕已爾臣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乞恩疏

謹奏爲懇乞天恩俯賜父母並祭以光存歿事昨該禮部題覆臣父封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

學士允齡卹典節奉聖旨准照例與祭葬仍加祭四壇各差司屬官前去致祭造葬欽此仰惟天寵崇隆頒卹特異恩數稠疊前所希有臣方跼蹐靡寧懼難承載豈宜復有陳乞但臣一念烏鳥迫切至情不能自已輒哀鳴于君父之前臣母累贈一品夫人王氏鞠臣教臣愛勞兼至臣初授職母即見背不及享一日祿養恩卹祭葬例未得請臣有終天恨焉今臣母榮荷明恩三受一品夫人之贈伏覩卹典條例一款凡一品官父母授封至一品者祭二壇又一款品官父母曾授本等封各許並祭今臣蒙被寵仁頒卹臣父恩數孔多臣母例應合

塋臣不敢更乞臣母之祭乞照近例于臣父祭文內並列臣母使得均蒙綸綍之榮則我皇上孝治不匱之施下及于泉壤而臣勉勞罔極之報偕申于怙恃矣臣憑藉恩私極知瀆冒無任哀感戰懼之至

奔喪謝恩疏

謹奏為仰荷寵邺異常感激天恩恭陳謝悃事該禮部查例題覆臣父邺典欽奉聖旨是着照例與祭瘞仍加祭四壇各差司屬官前去致祭造瘞元輔彌贊忠勤朕深眷念特賜路費銀一百兩彩叚六表裏着馳驛去還差行人一員護送以示優禮欽此仰惟我皇上因心廣

孝錫類不匱念臣供事有年推恩臣父加卹優隆大越
常典臣聞命震越跼蹐自失伏念臣家世寒賤臣猥以
文字末技忝跡詞林遭際聖明遂忝政府臣父允齡先
後屢受明恩勅封者一誥封者五已極人間之榮今者
不祿復蒙天寵焜煌禮官秩祀冬官營域更優身後之
典臣輔理無狀罪釁多端降罰自天禍延于父不忠不
孝萬死奚贖乃蒙皇仁棄咎矜凶重頒優禮金幣資行
王人護送卹死待生禮無不備超先軼後數皆有加豈
惟臣父與臣躬荷漏澤弘慈結草銜環誓思圖報即臣
子子孫孫亦且永戴無前帝德感恩頌讚祝聖曆于萬

萬載而無疆也臣誠哀誠榮無任感激泣涕之至

第二疏

謹奏爲感激天恩恭陳謝悃事臣守制田籍于今月十八日廷辭荷蒙皇上召見臣于文華殿西煖閣臣致詞而辭欽奉聖諭先生輔政有年啓沃功多方切倚信偶爾憂歸慎勿過哀以慰朕意復蒙欽賜臣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酒飯一卓天語丁寧曲垂褒諭寵以王府之匪頒享以大官之慈惠殊恩稠疊有加無已非臣草土餘息所能承載感激泣涕心口相語此行即死誓圖銜結即羸病幸存當與康衢父老朝夕焚香祝聖壽于萬

年也臣遄違闕廷殊切瞻戀不勝感激依戴之至

第三疏

謹奏為仰荷天恩馳驛田籍恭陳謝悃事臣于本年四月內聞父喪守制欽蒙聖恩賜臣馳驛田籍路費銀兩表裏遣官護送及臣面辭復承天語丁寧温慰申錫銀幣臣感極涕零銜恩離闕隨該行人司行人龔仲慶護送臣行于六月二十二日抵里訖臣伏自念一介寒微冒膺任使十年叅勿鮮所建明進既媿于盡忠退乃淪于不孝衰帷身遠抱慟終天草土生輕酬知無日仰屋聖慈軫念恩渥霈臨內府頒珍光增行李縣官續食寵

藉傳車咫尺違顏儼親承夫天綍周旋先路煥使命于王人曠典輝煌特恩浩蕩潛焉感泣㧞以馳驅跋涉山川頓忘艱于千里顧瞻庭户寔借燿于百年雖冠絰纍纍不堪縈疚而閭閻嘖嘖更羨恩榮烏哺斯伸懸戴何極春秋松檟方將承漏澤于重泉孫子雲仍永夫佩鴻私于奕世 臣 無任感激隕越之至

甲申襄事謝恩疏

謹奏爲仰荷極隆寵卹兩部專官祭葬父母感激特恩恭陳謝悃事 臣 猥以膚虚謬承任使不忠不孝爲天所罰昨歲 臣 父允齡在籍病故伏蒙聖慈惻然軫念特詔

禮官從優頒䘏塋依窮階祭增異數申命禮工二部各
遣官將事仍准臣母王氏合塋並祭仰惟我皇上大孝
因心至仁禮下諸所錫予皆前此諸臣得一爲奇者臣
之不肖顧燕被之銜戴恩私倉皇辭闕歸途冒暑毒癰
生腋繼母兩弟相次淪沒摧傷毀頓幾不勝喪隨該禮
部主客司員外郎張志工部屯田司主事沈一中祇奉
明命先後至蒲地方諸臣仰承德意所嚮相與督率郡
邑恪恭臧事塋域既剏命祀咸秩遂于今歲仲春合葬
臣父母訖臣本素族家于下土一旦忽膺朝廷極隆之
禮聖主非常之賜豐碑宏字增壯山河外祖宣綸騰輝

日月自族黨姻友以及閭里耆穉莫不驚詫聚觀為臣
慶幸歎息頌讚為臣感激臣抱終天罔極之深悲而邁
曠世希聞之茂典晨昏定省之節雖闕侍于生前春秋
窀穸之事則特崇于身後臣烏鳥私情始願豈能及此
犬馬餘生即塡之溝壑猶有殊榮矣我皇上天地覆載
之深仁存歿始終之恩禮固非臣捐軀所能圖報亦非
臣淩齒之所敢忘自今伍朽殘息或幸而苟存當率臣
子孫朝夕焚香仰祝萬年之景曆即死而有知當隨臣
父母共圖銜結于九京也臣誠榮誠感無任激切泣涕
之至

謝恩疏

謹奏爲感激天恩恭陳謝悃事准吏部咨萬曆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奉勅選擇吉壤禮成元輔等效勞宜特加恩前任輔臣𠀤着蔭一子入監讀書還賞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吏部知勑奉行欽此欽遵備咨并前項銀兩表裏到臣臣闗命自天感悚震越莫知攸措謹具疏陳謝者青龍開壽域欣天命之維新丹鳳播明綸荷皇仁之念舊匪頒逮及懋賞世延承寵驚心感恩隕涕伏念臣受材最劣賦命甚奇頃當春祀之初嘗從冬官之後俄經大故越在遐方風木悲傷僅存喙息雲天寥邈徒

負恩私茲遇我皇上一德格乾六龍乘豫玄宮弘啓王氣昭回輩不拔之靈基衍無疆之昌祚燕雀私臆雖切忭忻鳧鴈蹤跡豈足齒數乃蒙厯注特霈隆施追論私勞儼在朝紳之右遂頒渥典燁爲棻鞸之榮錄稚微于成均出笥珍于王府帷蓋遐不棄矣曾微犬馬之屑簪屨敝猶念之安有綵麻之効顧茲草土已抱膏肓知戴深仁莫酬洪造舉頭見日傾葵不異于長安側足及泉結草敢忘于蒿里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議

上孝恪皇后謚議

伏惟咸池出日薄海戴其照臨攝提生春品彙資其發育故克勲光被流慶都之潤祉啓賢敬承塗山之明訓原厥哲聖之興咸賴母儀之助既都大美宜備徽稱禮無閒于幽明義實通乎今古恭惟皇妣康妃柔静承天安貞應地降芬華族性閒四德之修棲景紫宸德作六宮之冠嗣音文母篤惠宗公筐筥采蘩儼有齊之季女琴瑟流荇符思媚于周姜執饋克慎其在中擇言不出于閫外既處盈而尚約亦居貴而撝謙昌暉在陰常明無競撫機先識含章可貞是以坤則順成壺軒潤飾六行克備集美于前修一德靡愆允穆于內範抑且郤

此戩物之量衍爲逮下之仁不詖以偏終溫且惠房樂
韶理壼政務宣惠問翁以光昭芳猷蔚兮休惕若夫肅
雍有度敬戒無違組紃執勤致美紘綖之飾璁璜垂則
克嚴璋瓚之儀寤寐思進乎賢才造次必稱乎詩禮鳴
珮有節當輦能辭女史正詞篆靜媠于彤管後宮觀化
象婉嫕于青蒲是致上帝錫符坤靈薦祉玄雲入户載
陳毋萌之禎大電繞樞光衍壽丘之慶用僄昌祚篤生
我皇金波鮮朓側之睚豫形胎教銀榜有言動之喻體
備齊儀慈訓所章嚴姿若性聲律身度武緯文經纘盛
丕圖系隆洪緒顧茲寶運方啓未正位于長秋而乃玉

綴久諭已歸神于修夜人懷大練推夢日之功帝省靈楸有終天之恨是循故典式舉徽章進位號于璣齋蘇禮容于金屺雖三泉舊閟不及養萬方玉食之供而六衣新陳尚可永一人錫類之孝臣等覩龍飛于聖德懷鸞馭于慈顏爰上稽于皇穹兼周詢乎輿論敢緣節惠之義用上配天之名宜天錫之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后謚議

防禦倭寇議

夫陟萬里之道者不爲徒跣之謀拯水火之阨者不整紆徐之節故時事者趨變者也推畧者濟經者也方今

倭寇之患亟矣颶發而至烏驚而去虔劉焚蕩之慘悲于虺蜴搶攘驅掠之貪侔于豺虎使瀕海數千里魚鹽之區財賦之藪歲無寧時時無寧月農桑不遑事其耕織夫婦不能保其家室噫亦極矣聖天子惻然軫念民瘼特命重臣督撫其地分命戎帥相險決機固宜醜殲并俘膚功克奏也然而曠日積時威武未振是可不深求其故與議中國制馭夷狄之道唯守與攻而已兵甲彊練則利用攻地利險塞則利用守今古一揆者也倭虜之患將以爲攻之便與則彼室廬舟楫窟宅大海上下風濤駛若奔驥而我兵不能與之鬭技搶攘爲生殺

戮爲俗狠戾無厭而我兵不能與之比力加以黠詐百端聚散恍惚是攻固不可也將以爲守之便與則南自泉漳高雷北暨登萊遼右延袤廣遠盡守之則不足于兵有所不守彼又得以乘間況其倏東忽西方出又沒來無常時發無定處我兵豈能萬里鱗屯四時貫胄者哉是守又不可也然果無道以制之與事無常形權無常用勢無常便法無常利審事用權因勢制法存乎其人而已故周瑜一炬褫孟德之魄劉裕徧師蕩盧循之穴彼豈襲故守常付之時運者哉故禦倭之要莫大于選將此第一義也若夫制馭戡定之方轉移振作之術

則猶有可言者曰習水戰也曰優撫綏也曰防間諜也曰築垣寨也蓋南人之習于舟猶北人之習于馬今舟戰之所以不可用者承平久而教練疏爾操舟之術甚未亡也昔汴舟造而李煜降昆池鑿而呂嘉斃故水戰當習也且倭夷棲泊海渚不過中國一圖社之衆而勢寖猖獗者夷處其三而中國之人處其七也中國之人所以甘于從夷而不悔者賦歛重而徵發煩也謂宜申飭所司厚加撫綏使土著者無鴻鴈之悲附逆者有桑梓之戀然後明立條約許其自新賊勢將自衰矣夫夷之入也必先以我國逋逃覘覦利病沿海居民餌誘恇

光其爲淵藪侵掠之所以頻也今嚴立禁格購以重賞即其居近編爲什伍隱匿者連坐之擒獲及首告者賞之則間諜不通而機事容矣吳會之地既鮮崇山叉乏城堡前後恭若職此之由必應量地遠近居民多寡數村共結一寨深濬堅築備其械器遇有寇警協力防禦附近軍衛星馳赴援則兵不煩增而守亦固矣嗚呼權難預設變匪先圖以充國之老成猶且馳至金城圖上方畧況倭夷浮海憑山又非區區先零罕开者比而可以遙度哉是以籌之管窺不過如此若夫疏通海船中諭求夷雖事幾有宜要非上策云爾謹議

封貢六議

一議錫封號　　俺答封王老把都吉能黄台吉授都督其餘授指揮千户冠帶四夷漢宣唐文而後于今見之中國之盛也科議恐虜借中國名器號召諸夷異日大爲邊患夫虜威行漠北諸夷爲所服屬久矣固無假中國名號爲也使誠假之方將依以為重乃背自棄之乎或又謂錫封後虜有反覆恐損中國體者不然也英彭元勲吳楚至戚率臣節不終然何損于漢况于醜虜其來去自其常態耶

一定貢額以均賞賚　三衛建州皆聊小諸夷耳貢使累百俺黄能把聲勢視諸

夷不類貢額顧不及其十一似為太狹恐異日難為持
久夫事須謀始法貴可繼玆建議之初朝廷以大義量
增數十百名則虜之感恩必深免後日紛紛陳乞也

一議貢期貢道以便防範　虜東西駢牧懸遠入
貢期日恐難預定況正月馬猶臕壯不若但以二三月
為期俟東西虜使俱齊約日驗入為便　一議立互
市以利華夷　虜中族部既多駐牧遠邇各異若槩
以月日恐不能悉至既過日期其自遠至者必不甘徒
返將不免又費區畫耳況大集虜衆狼子野心倘一不
遂其欲陡有䠷梁反難防範不如依遼東開元事例開

市之後不限春冬但有各夷欲以馬貨來市許于俺荅處告給番文執照陸續遣發仍責俺荅差曉事頭目一人駐守市塲同中國官將稽其出入庶夷衆得隨便就市無不獲之怨邊民得前後販易無不給之貨矣其抽稅一節似當俟一二年後行之今立事之始姑一切勿征鼓民樂趨可也

一議撫賞之費以求可繼

虜既通貢以後制馭撫接順逆久暫之故皆將于使人致之撫賞一節極所當優須明立一項動支錢糧將來方可不至窘涸若但那移處給則目前計耳其何以待久此所當急議者也

一議歸降以杜邊衅　不

納真夷而納内歸正華人極為得策但華人被虜入番家業已蕩全賴騎來馬駝賣易自資今既留之須為優恤或丁壯有力收伍食糧或給付親屬使之存贍或老弱無依須量為資給俾不顛沛庶板升餘黨日有故土思也

論

封禪論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夫侈心信矣其云非古非也古若天子祭天地及海内名山大川宅中則天地郊社之山川望祀之及省其方則柴秩之禮

行焉其從來遠矣記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又曰因名山以升中于天故國都南郊泰壇于地上之圜丘北郊泰折于澤中之方丘巡狩方岳則擇名山而柴焉國都二至分祀巡狩則既封而下禪焉禮之經也夫天子為天地百神之主乘輿行在必柴天地秩山川然後輯瑞考廟齊紀頒政所以章顯恭肅以宣布宏澤嚴天明民之大程也入其域標其鎮而陟祀焉所以巡省者非職此也五方此然非獨岱宗岱宗其始事耳古者天子五歲一巡狩則必徧于五嶽此賦政之常非以為特隆之典也然或保方畔度干戚驛騷凶札在歲宇寓分裂則

有不能時舉焉其經亂餘黎阽危困頓念太平之故事有寤言永歎寄意聲明之盛若不可復覩者矣曠廢既久輾轉興慕而世儒當所傳聞之世不覩先王之籍採摭野老之談緣以附會之說遂以告岱登封為極隆之典而封禪之名起矣彼秦皇者殘忍自是之夫而漢武者矜侈無厭之主也還藉世資極意窮欲烹滅諸侯撻斥夷貊傲然視三五而隘之欲以振曠絕之觀極天年之壽謂三山可接雲路非遥而封禪之禮舉焉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木以為道千乘萬騎以為衛金繩玉檢以為記三脊之茅五色之土以為具縱珍禽異獸以為瑞蓬萊八神以

爲望列幟彌野連艫横海盖託名於七十二君而其心於安期羨門黄帝矣故史遷叙封禪自二君之外悉歷代郊祀考耳至觀二君所以封禪與所謂受命告成功至德洽者無與若曰特以此爲不死之媒耳豈不謬甚矣哉

聖人爲荒政以聚萬民論

嗚呼時有豐歉聖人所不能爲也聖人不能爲時而能不爲時所病者政也是故方豐而爲備豫之制當歉而爲保息之術然後天災不能害于民而天下之心聚矣天下之心聚則流離悖畔之患不作而安定之治豐歉同

之矣夫歲之有豐凶也猶時之有寒暑也百姓方暑而不忘禦寒之具故寒至而體不凍聖人方豐而不忘救荒之術故歲凶而民不散荒至而始救是大寒而索裘也荒至而弗為之所是執熱而不濯也民之散也又可禦乎蓋昔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當時之民未聞有離散是聖人豈有他道以牽係乎民哉豫備先而極恤切爾故聖人之撫綏天下也使民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若是亦足矣然而聖人之心不但已也考之周禮救荒之術有曰散利薄征緩刑

弛力舍禁去幾省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蓋凡可以袪除天災左右民瘼者又莫是其至矣罔不嘗恃于備而誘于時也夫時無常豐也時無常歉也聖人當豐而爲禦荒之慮歉至而猶周其防斯民當豐而享康阜之休歉至而不失其樂是聖人之心常歉而斯民之遇常豐也又惡得有流離瑣尾之苦兎解土崩之患也哉故曰江漢之浸不爲亢暵而枯斯魚蝦殖焉雲夢之藪不爲樵採而踈斯獸鳥依焉帝王之澤不爲饑饉而衰斯萬民聚焉未有民聚而天下不治者也亦未有民散而天下不亂者也聚散之幾管乎治亂矣此堯湯

所以雖水旱而無所恐也嗚呼生民之情莫不好聚而惡散也王人者莫不惡亂而好治也然民無常聚國無常治者何哉由王人者不察民之情也今夫父母妻子愉愉然而居也鄉黨州里熙熙然而處也民孰不欲之也天災流行俯仰困矣長人者寧惟不知軫恤而且載之以詹俾之輾轉溝壑莫適為命其家之不可保而欲求之以親上乎吾見其難也故曰聖人為荒政以聚萬民萬民非因荒政而後聚也歲吉則民聚歲凶則民散荒政者聖人所以防民之散而永其聚者也非聚其散也散則不可聚矣聚散之幾毫釐之介所謂民之可畏

者莫荒年甚也故有天下國家者貴于以堯湯之心為心以堯湯之心為心則雖有荒年民不病矣不然備禦不先拯恤不至所謂國非其國者歲功稍愆即一時不可而況于七年乎而況于九年乎雅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作詩者之憂可知也

君子學以致其道論

君子之學也知所往然後其用力也不謬不明于所往而欲從事于學焉則用力雖勤其所為學者末焉耳何者聖賢之所為學者必有所以為之也吾之所以為學者寧有外吾之心與身乎身心之所由管者寧有外于

道乎故道者原于天地具于人心為動作威儀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為天下國家齊治均平之理放之也遠而收之也密施之也博而守之也約闡之也著而索之也微得其道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而性分之功盡不得其道則失其所以為人之理而違禽獸也不遠矣故聖人之教人雖多術而必始之曰志于道志于道則趨向不謬而用力有地矣故凡所謂知者求以知此道已也凡所謂行者求以行此道已也生知學知困知不同其知安行利行勉行不同其行而究之于致道則無有異焉者也今夫弓人為弓矢人為矢膠

人和膠角人礪角羽人餙羽其所事不同矣而為射之用一也陶人摶埴梓人樸斲匠人冉黝泥人塗茨其所事不同矣而為屋之用一也志以至之力以赴之經史以洽之師友以辨之有始有卒以要之其所為學不同矣而為道之致一也故曰君子之學也致其道道致而學之能事畢矣竊怪夫後之學者之善喪其真也求之以辭章求之以記誦求之以虛無寂滅為說愈繁為力愈勞而去道也滋遠蓋昔有人之越而北其轅者或告之故乃曰吾馬良也吾僕健也吾資豊也夫三者行道之賴也而北非適越之轅也轅之不南雖有三者之賴

越不可幾矣今之學者大抵北適越之轅者也其所謂道者乃非道其所謂學者乃非學不自醜其趨向之謬而尤人之不同乎已不亦悲哉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故善射者志于鵠善學者志于道至不至則有之其有謬焉者寡矣

時政論 癸丑選館首卷

臣聞政無古今趣時者善法無因革責實者成夫時之日趨于變也猶之寒暑然積漸而不見其端也比其終也大相懸矣是以聖人之為政也因其時之所極而為之準察其勢之所漸而為之防以故其政宜于民[illegible]然

而變而民不覺亦循舊裘之用民固以為當然也夫政緣時者也時之不變則因之時之既變則更之更之者求以便于時也更之而不便于時焉寧勿更之為愈也以其不便而又更焉則民駭矣將遂守之而不更焉則政弊矣夫君子之更化也求以善治也而不免于流弊之若此者豈其心哉失在于實之不察而名之徇也天下之事固有聞其名則甚美究其實則鮮效者不可以不察也不察其實而惟徇其名則其甚美者未可得而患常先見矣今夫工師之為宮室也必先疆理其垣宇較量其財用鳩聚其木石然後從而繩墨之斤斧之塗

筴之丹雘之故室成而可久也其後則又時偵其傾𠯵者正之朽蠹者易之罅漏者葺之是以用力甚少而其室常完夫茍不計其財力工用之何如而一切以從事不審其朽壞之所在而槩飾以黝堊丹漆使之觀美焉則始作者未必安而已久者速壞矣故聖人之為政也猶梓人之作室也責實則成狥名則廢其極一而已矣方今天下之事小大有經中外有綿體統立而綱紀肅庶政緝而四國順自古語治安之世若無大加于此者而臣切切私計不能無槩于中者何哉誠見夫事有偏廢不舉之處而更之者未得其實焉耳實者何也所以

吏之之心是也政所由吏心必有為矣索之其效未必如其心焉則亦何取于吏也故政貴知變而務在責實則是非形功罪判賞罰當鼓舞宣以之外糅以之內撫將無不底其績者甚矣名實之際之不可眩也雖然實之當責不惟吏化然也至于守法亦然蓋守法而不責實法斯不守矣吏化而不責實化斯不吏矣夏商周之王天下也更歷各數十王而不替豈曆數固然哉所以能久者善守也所以無獘者善吏也守與吏之所以為善者責實也考之詩書可徵已

居治朝則德日進論

嘗謂士之際世所以垂令德揚耿光而不終磨㓕者蓋不獨其思以自樹者勝焉耳抑其時之所值有大幸焉何者策頌搆勲樹德為本砥志立德逅時為先是故時有治亂運有否泰而士德之隆替人材之進退恒必繇之雖其閒瑰瑋不群之士遺世特立固有不繫于是者然而轉移化導之機飈厲作成之術其在于上者端不可誣矣噫此懷琛握瑜之士安得不皇皇于明時耶昔者蓋嘗覩于上代之化矣堯舜在上比屋可封辛癸在上比屋可誅人之賢不肖無大相遼也其所以風之者異也是故堯舜之世九官十二牧濟美于朝共鯀兜苗

之徒誅竄于野當其時士無淫朋民無比德閭閻有若子之行而至今稱唐虞之治者不衰迨于夏商之末造則蔑德賊義雖以龍逢比干之賢且不免于禍矣故天下不患無臯夔之佐而患不生于堯舜之時噫士之際世何其有幸不幸也故嘗觀自古有志之士往往抱藜藿之厄隱巖穴之光終身喁喁思以自表立于世然而際匪其時則為之而莫從唱之而莫和甚則誹斥之幽側之終其身窮約無聞焉可惜也吁士之際世何其幸不幸也是故垂天之翮不屑乎蘙會之翔涔蹄之游不齒于絳虬之騰滅德之士不生于聖治之世何則其風

聲鼓舞不惟上之人有以先之而士之感遇明時思自砥立以托于不朽蓋不惜以其身為標矣是故語教化則修以明曰吾德之甽疇也語禮樂則備以章曰吾德之鉶埴也語君子則既登進曰吾可以恃而不恐語小人則既芟退曰吾可以懼而不為雖以晛德頗行煙視媚處之士雖乎其間將見其耳濡目染影承響附亦必日改月化濯雪自新不甘于小人之歸以自絶于有道之世而况于中材之士有待則興者哉而况于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哉故曰世亂矣欲獨為君子不可得也世治矣欲不為君子不可得也雖然古有之志士需明

王以恢其德明主亦資賢臣以弘其業是故士德之興替雖係于世道之治亂而治道之汚隆實基于人材之盛衰故際時以樹德者士之華也寶賢以永治者君之明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士以之又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上以之

王者富民論

聖人思以殖民之生則凡所以導利而布之者靡不致也而初無役民自利之心夫聖人之仁民亦何其深且厚哉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唯曰其助上帝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君者奉天以牧民而非役民

以自奉者也王者兼濟之仁素切于心而又明于昊天所以立君之意故兢兢然日思所以殖民之生處曲詳到而為之節斯民皡皡然各遂其性而不知其由欣欣然樂其君而不厭也故曰以德行仁者王王者往也言為天下所歸往也予嘗讀詩書而至文武成康之際未嘗不掩卷而嘆也嗚呼其愛民誠深而制民誠有道矣蓋山陂原野絲麻菽粟民之天也衣食之原室矣於是有勞相之政故其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女執懿筐採彼柔桑原隰淵藪萑葦草木民之利也則澤梁無禁苑囿同之故其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林猗與漆

沮潛有多魚民無常業則淫僻之心滋而難于與善也則以九職任之以生九穀以化絲枲以飭化八材以阜通貨賄以轉移執事故其書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無有比德鰥寡孤獨天民之無告者也則矜恤之而又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使養老故其書曰惠鮮鰥寡懷保小民尊卑失防則民有僭等無上之心而財用濫也則為宮室衣裳飲食車旗繁殺之制故其詩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費出無經取民無藝矣則夏布縷秋粟米歲用民力三日故其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嗚呼至矣因天廣利以豐

其源警惰明坊以節其流薄征省役以紓其力是以泰和之氣充塞兩間重譯獻琛頌聲並作凡以修禮富民非倖致也慨自王迹既熄諸侯擅政假仁者詐以驩虞之術市惠者濡以煦煦之仁甚者殍民于野而禽獸是肥轉民于壑而府庫是守如衛嗣君成侯之屬者不惟反裘負薪昧于終致而割股充腹其如養身之道何哉故其詩曰慨我寤嘆念彼周京當時之民思文武成康也至矣是以荀子歷第當時之治而不許于修禮且曰王者富民是亦東周之意歟然而蘭陵既罷俛詩具陳秦政鯨呑取盡錙銖而富民之政遠矣後若孝文賜租

而太倉陳粟太宗仁義而斗米三錢亦庶乎富者而禮制未修則嗣世鮮效建元永徽之後海內復嗸嗸矣民亦不幸而生于三王之後也故先儒有曰太上立民之生其次聽民之自為生其下則民不得其生旣已不能為民立生矣無乃聽民自為生乎蓋亦深有所感也

三者先王之本務論

王者保民求以安之其心也然而不能廢兵馬亦唯務全其所保而已甚矣王者之心乎保民而無樂乎其勤之也使天下之民安其生遂其養熙熙然保其所有而無留害王者非不欲之也然而不能盡如意也形智具

而欲惡分焉利害攻而爭奪起焉王者雖欲與天下相安于無事不可得也于是乎為之固其所存于是乎為之驅其所害而兵爭始見于天下矣人見夫王者兵動而威伸天下莫之敢遏以為王者之耀武若此而不知王者甚無樂乎其勤民也其不得已也其欲全所保而扞護安利之也故以戰守城以城守地以地養民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言心也王者何心哉心乎保民而已今夫民莫不欲生也欲富也欲安也然而不能自致也天下有能為之遂其生居其有去其害者民心相率歸之故曰王者天下之所往也王者既為天下所往則

必求所以副民之情是故為之養生則夫井丘甸以授
之田巡行補助以阜之利為之完聚則比閭族黨以聯
其居城郭溝池以固其守王者所以使民飽食安處而
無患者不啻足矣然而不但已也又為之伍兩軍師之
制蒐苗獮狩之儀坐作擊刺之節日習民于爭鬬殺伐
諰諰然若恐忘之者是果先王之右武哉求以安民勢
不得以已也蓋天生五材民所並用而具有血氣之性
者不能無爭故鳥俯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凡
懼物之為已害也猶有不免焉矧民有情識欲惡之感
而無爪牙之衛苟不奮武除戎以為建威銷萌之術則

智必苦愚勇必脅怯衆必暴寡已欲生則忍于戕民之
生已欲富則忍于奪民之有已欲安則忍于置民于危
攫搏吞噬當不止若禽獸之為害者甚矣征伐之不可
偃于天下也且王者之于民若天之于萬物也熙愛併
包不忍一夫之或失其所故天下有煢獨困苦呻吟愁
蹙之狀王者皆若恫瘝在身况夫驅三軍之衆置之鋒
鏑之所奪其生業荒其田畝離散其父子兄弟行覆死
亡而居困餽輸哉吾知王者甚無樂乎此也然非是則
越志横行莫可禁閑而民之毒痛殆有甚焉者矣司馬
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此王者

之心也夫唯如是故民知上之勤我者非病我也勤恤吾隱而除其害也莫不鼓行樂死而疾視其敵是以義聲遠揚而兵無敵于天下禹湯文武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昔禹之征苗也以民棄弗保湯之伐葛與桀也以仇餉以遏衆力文王則以侵阮徂共伐密而武王底商之罰也又以殘雹于萬姓故有苗格而夏之民舉安則禹保民之心慰矣十一征而桀放則商之民舉安而湯保民之心慰矣滅國五十而紂誅則周之民舉安而文武保民之心慰矣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九有有截書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

張此之謂也周之衰也王綱弛維諸侯力競爭地以戰則殺人盈野爭城以戰則殺人盈城糜爛其民以逞貪忿盖以兵毒天下而非先王安養斯民之本務矣迺兵家者流若尉繚子者猶能言之謂非先王之澤有未泯耶雖然先王之保民豈徒安養之已哉又為之茂正其德以棐厥彛其用衆也亦不特倡勇敢已爾又為之修禮信明孝弟以示之訓故民莫不有勇知方附上死而兵不試也向使徒養而守之恃戰以為固而無萬國歡然相愛之心是以力持天下耳而王道若是耶此又識國策士之所不解也